

灿星 灿星

台湾 华严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



200087814

I247.3
463

81541

台湾
华严

灿 星 灿 星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一九九二·北京

(京) 新登字 191号

书名	灿星·灿星
作者	台湾 华严
出版	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发行	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经销	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
印刷	人民卫生出版社胶印厂
规格	787×1092毫米32开本 8.125印张169千字
版次	1992年5月第1版
印次	1992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
印数	1—10000册
书号	ISBN 7-5057-0178-9 I-104
定价	4.20元

——

这时期的台北，仍旧嗅得到令人缅怀的静谧和简朴的气息。

这时候，住在台北市这幢体面楼房第六楼的一家人——大姊池意云、她的丈夫，也就是这家的主人古恒强、两个妹妹池耶云和池尚云，正在这灯光柔美的餐厅里共进晚餐。

桌上的话题是伟大的导演常宁凡和他的伟大电影《真善美》，池耶云和池尚云傍晚时分刚从电影院里看了回来的。电影映毕，两个人内心的激荡、喜爱和对常宁凡的敬佩，简直到了无可言喻的地步。离开电影院，姊妹俩你一句我一句又赞又叹地仍讨论个不停。这时在饭桌上，又向姊夫、姊姊说了又说的称誉这片子如何了不起，常宁凡是一个如何伟大、不平凡、令人爱煞的不世出的人间奇才。

“大姊、姊夫，你们真应该去看一看那电影，看了你们就知道它好到什么程度。电影广告常常有一句话：一寸胶片也没有白白浪费掉，这部电影才真是分毫胶片也都没有白白浪费掉哩。”池耶云说着边伸出筷子夹了一片香菇放进嘴里。

“是呀，大姊。”三妹池尚云说：“二姊的话一点儿也没有夸张，片子里音乐也好到什么程度你真没办法儿想象。我把录音带买回来了，回头播给你们听，据说那是常宁凡自己谱的曲子哩，你们想想看，……”

“这个人天才到了什么程度呀！”古恒强双眉一扬接下说。

“唉，音乐这东西，很可惜，一定要你的耳朵亲自去听，我没办法向你们描述。当然，主要的，得加上那么好的电影。那

情，那景，加上那音乐，……唉，你眼睛看着，耳朵听着，整个人……”

“顷刻之间就被送到天国去了。”古恒强又接腔。

“姊夫，人家是说真的，你为什么和人家开玩笑嘛！”池尚云赌气地小红嘴那么一噘，一双明亮的大眼睛睁得圆圆的。

“我知道你是说真的，我没有和你开玩笑呀。喏，这儿是你最爱吃的鸡心，我赔你。”古恒强连忙把一颗嫩肥的红烧鸡心舀起放进小妹的碗里：“别再生气了，好吗？”

“真、善、美，常宁凡真了不起。”池耶云边叹息着噓了一口气：“他的一颗心，应该……”

“是天神才有的一颗，对不对呀？”古恒强又笑着接腔。

“姊夫你难道不认为像常导演那样的一个人，对普天下的人都是有益的？他的作品有净化人心，启发人智，……呃……有使大家爱世爱人的功用。真的，艺术的力量真伟大，在这浊流汹涌的二十世纪，上帝使常宁凡降生人间，……”

“哦？常宁凡是上帝使他降生人间的？他是耶稣的什么亲戚？弟弟？还是堂弟表弟之流呀？”

池意云微皱着眉，一手拍拍丈夫的手背：

“恒强，别这么老跟我妹妹开玩笑，好不好嘛？”

“我不是有心开她们玩笑，只是她们实在对常某迷信过度了，身兼姊夫又是大哥的立场，我不能不说几句话给她们一个警惕。我当然也知道常宁凡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，但是他不可能又神又好到那种程度，因为他也只不过是个凡人呀。”

“我也读过报纸上对他这部《真善美》电影的报道，因此也了解必定是部很好的作品。我也早就想去看看，过两天你我一道去欣赏，你说的是明天还是后天呢？”

“这几天我公司里比较忙，抽不出时间，你如果要我陪你，

就得再等若干天，等……”

“你说得再等你几天呢？”

“大姊，”池耶云连忙说：“如果姊夫这几天没空，我可以陪你再看一遍。”

“我也可以陪你，大姊。”池尚云说：“那片子随便要我看多少次都可以。”

“好，那么我们明天选个时间去。”池意云又一手拍拍丈夫的手臂：“等你公司里的事情忙完毕，想去看的时候告诉我，我可以陪你再看一遍。”

古恒强拿起大勺子舀着排骨海带汤，又是笑着：

“常宁凡那个人真是几生几世修来那么大的福气，我眼前三个女人，个个都迷上了他。你们三个人又这么三朵花一样的美丽，如果有朝一日给他瞧见，他希望你们三个人担当他的女主角，你们也就是三只飞蛾样的，向他那一盆熊熊烈火投扑过去吧！”

“你说常宁凡看到我们会邀请我们担任他片子里的女主角？”池意云眼皮一翻问丈夫。

古恒强鼻子里哼的一声，肩一耸，似认真又似开玩笑：

“我怕你老人家得除外，你老人家今年高龄二十六，老得有资格当豆腐干儿。而且，你老身边还有我老，你老人家要当人家女主角还得先请求我老人家的批准吧？”

池耶云和池尚云哈哈地笑起来。古恒强的话一丝儿没错，这一个二十岁，又一个十七岁的姊妹花，笑起来的模样儿迷人得没有多少女孩子可以和她们相比。但是，池意云真的不美了吗？谁说呢？二十六岁的女人老得像豆腐干儿？屁话！池意云咬着牙，握拳在丈夫肩膀上重重地敲了一下。

池耶云和池尚云陪着大姊再到电影院看一遍常宁凡执导的电影《真善美》，散场出来，在大厅中遇见常宁凡本人。老天爷，三姊妹真比见了神仙从云端下降还要兴奋和惊喜。这位人中之龙好年轻，不会超过三十的样子吧？一身轻松的服饰，肩膀宽宽的，人又高，置身人群仿佛一株灵芝夹杂在草丛中。姊妹仨在电视以及报章杂志上见过他，但都没有见他本人来得这样震慑人。那不因他模样儿英俊，即使他是一个丑八怪，他的内在的一切也使他浑身散放光芒。这光芒闪烁闪烁，整个大厅有如沐浴在春日 and 阳中。池耶云和池尚云心里想：老天爷，今天是什么日子，我们陪姊姊看这场电影，真是值回万张票价啊！

“喂！池耶云！”一个声音发自常宁凡身边。

池耶云连忙定睛向他看去，那是吕为峰，一个前不久她在一位音乐老师家里认识的搞音乐的大男孩。

“啊，吕为峰！”

吕为峰过来伸手握着池耶云的手，眼睛向她上下打量着，又朝她身旁的大姊、三妹看一眼。她们也认识他的，有回他来找池耶云一块儿到老师家去，摩托车停在公寓前面，张大嗓门池耶云、池耶云一个劲儿地喊。古恒强唤他作冒失鬼，又是神经病。后来池耶云因功课忙碌不去唱歌，这冒失鬼兼神经病也就多时未见了。

“看电影，呃？”吕为峰问。

“是呀。”池耶云答，发觉那边常宁凡的眼睛正凝注地望着她。

“你喜欢这电影？”吕为峰一手抚摸一下他唇上以及下巴的长得参差不齐的胡须。

“喜欢呀，太……太喜欢了。”池耶云脸孔红得热烘烘地，因为她眼梢一抬，又触着常宁凡还没有撤离她脸孔的两道目光。

“喂，常大导演，你的崇拜者又添一名啦！”吕为峰笑着转过脸去：“或者是三名？”他脸孔又转向三姊妹，一手指指点点：“一、二、三？”

“这部电影实在太好了。”池意云由衷地说：“大家都说我们中国知识分子只看洋片，事实上，好的国片和好的洋片相比，我们绝对更爱看好的国产片。”

“常大导演！快过来，快来听一些你最爱听的话呀。”

常宁凡过来了，一派亲切、大方又和蔼的神情，就和刚才电影里那个可爱、多情的男主角同一样。

“三位池小姐，幸会幸会呀。”经过吕为峰的介绍，常宁凡含笑一一握着三姊妹的手：“三位小姐好漂亮，大姊像牡丹，二姊像玫瑰，小妹是蔷薇。唔？”他这唔不知道是何用意，是怀疑他自己打比方恰当与否？还是他惯用的漫不经心的口头禅。

“常大……大导演，您……您真了不起。我……我从您……主演的《追云逐月》开始就……就是您……您的迷，到现在，我……我花在买……买您的戏票上面的钱，起码……起码好……好买一部轿……轿车啦！”“寂寞十七岁”年华的池尚云好紧张，又觉得这些话不出口坐失良机，结果舌头好像打结，羞得一只脸孔和刚才池耶云的没两样。

“唷，池尚云说话夸张啦，常宁凡主演带编导的片子一共

不过两部加三部，一张票子多少钱，你花了足够买辆轿车的钱捧他的场?!”吕为峰笑嘻嘻地，又一手摸了一下他那没甚气派的胡须。

“说夸张我小妹是夸张了些。”池耶云笑着：“但是她也可以算没有夸张，因为她每部戏都不只看一遍，也许十遍也不止，自己看，请人看，陪人看，又逼人看，……”

“逼人看?!”常宁凡笑着。

池耶云点点头：

“可不是？我就被逼过好几次。当然我们被逼的人嘴说不看、不看，心里也是想一看再看的。何况池尚云请看电影还连带请吃晚饭或者消夜，甚至给人买礼物，这情况下，她花多少钱可想而知。想若干年前她曾经是个小富婆，现在早破产啦。”

“哟，那我可真负欠她太多太多啦!”常宁凡笑嘻嘻地叫着。

“负欠人家这么一大把，常导演不好意思不补偿吧，对不对，常导演?”吕为峰说着边向池尚云挤个眼色。

常宁凡抿了一下他那端正又俏皮的嘴儿，眼角向池尚云一睨又笑了笑：

“你们家有谁不看我的电影的?”

吕为峰肩一耸！

“没有吧，像这样的常宁凡迷的家庭，没有人不看常宁凡的电影吧?!”

“有!”池尚云一本正经地点点头：“我的大姊夫。他说不向我们娘儿们看齐，不看就是不看。”

“哦?”常宁凡也一本正经地眉梢一挑：“那我就要送他一张长期免费入场的荣誉观众票了。”

“嘎?! 什么?!”池尚云叫着：“那……您……您太不公平

啦，常……常大导演！”

“我没有不公平，这么做对我来说才算有益无损呀。哈哈！”

“不公平，不公平。”吕为峰猛摇着头：“常大导演真不应该这么样的亏待我们池小妹，对不对，池尚云？”

“我不会亏待小妹妹的。”常宁凡又哈哈地笑着：“小妹妹我好感谢你，你真好，又真可爱，改天我请你在我电影里演个角色好吗？唔？”

“说真的？常大导演，您……您不是在跟我开玩笑吧？”池尚云瞪大眼睛望着常宁凡。

“当然是说真的，大导演嘛，哪里可以随便和人开玩笑！”吕为峰又向池尚云挤了一下眼睛。

“那……那……就是这部您……一心一意，全副精神正在……正在筹划的电影《喜雨》吗？”

“甯，池小妹你好厉害呀，大导演筹划这部《喜雨》都还没有正式对外宣布，你怎么就知道啦？”

池耶云笑了笑，说：

“我妹妹买了好多电影杂志、电影周刊什么的，有关常导演的计划和动态的报道她都看得特别仔细的。”

“了不起，池小妹，《喜雨》是我们大导演的年度大戏，你的眼睛真会选货色呀。”

“很抱歉，池小妹。”常宁凡含笑一个手指头在池尚云嫩颊上拨一下，“《喜雨》里面并没有一个像你这样年龄的天真可爱的小姑娘的戏。赶明儿我特别为你选一部，一个适合你的角色的戏，让你独自挑起大梁好不好？唔？”

池尚云惊喜万分地凝望着常宁凡，看他情意万千地贴近脸来在她面颊上亲吻了一下。她手足无措的一颗心乱蹦乱跳

着。常宁凡又笑了笑，右手举起向池氏姊妹勾动了几下手指头，“拜”的一个字只见嘴巴一张没有声音，回身大踏步地领着他的连吕为峰在内的十来个伙伴离去了。

三

隔了约莫一个多月，傍晚六点多钟的时候，吕为峰挂了一个电话给池耶云：

“耶云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我们常大导演的新戏《喜雨》里面需要一个角色，你的外形好得很，来试个镜头好不好？”

“嘎?! 你说什么?!”池耶云大感意外。

“我说常宁凡要你来他新戏《喜雨》中演个角色呀。”

“《喜雨》……你……你是说真的吗?!”

“当然是说真的啦。”

“谁说的?! 他自己说的吗?”

“我说咧，他说需要个某某样儿的人物，我便推荐你。他见过你的嘛，所以说好，所以要我给你挂这个电话呀。”

“我一向没听你说过的，原来你和他的关系这么亲密呀!”

“怎么不亲密? 当年他苦哈哈三餐有一顿没一顿的时候，我给他饭吃哩。”

“嘎? 有这回事儿? 人家常导演一个王子样的尊贵，怎么会饭也没得吃呢?”

“王子? 你说他是王子，一个乞丐王子差不多吧。”吕为峰声调怪怪地笑着。

“什么? 你说什么?! 你怎么说出乞丐两个字来啦?”

“我和他是高中时期的同学，那时候他跟学校的一个老校工住在一起，一边帮校工做事，一面在学校里念书。”

“他有父母吗? 家庭状况如何呢?”

“他向来不提父母的事。只有少数熟朋友知道他的父母是华侨，他生在国外，八九岁的时候父母去世，由父亲的一位好友带来台湾投靠一位堂叔。若干年后这位堂叔也去世了，堂叔有个往日的下属，也就是那个老校工，把他带到学校去，这样在学校里半工半读念完了高中。”

“你说他穷得有一餐没一餐的，怎么会到这等地步？是他父母当年没留下什么钱，还是……”

“嘘！嘘，说过他不愿意提当年的事，我已经说了太多啦。现在你记着，我说给你听的你千万别说给别人听；有回有家杂志社透露了几句，他大发雷霆之怒，差点没赶去打烂人家杂志社大门哩。”

“为什么？他何必那么激动，那么想不开，难道那是他的过错吗？”

“据说有人要挖他的根什么的。又有个什么人认为他所说华侨是骗人的话，后来……总之，细节我也不清楚，不多问，你最好也别多问了。只说……”

但是池耶云非常好奇：

“他大学时期日子过得顺利，不是吗？理想的学校，功课等等样样好，大家都知道呀。”

“是呀，那是他自己脑子好，努力用功的缘故呀。”

“所以这才是他了不起的地方呀。尤其是，如果他小时候那么苦，就更显出他了不起，……”

“对啦，对啦。他了不起，我知道他了不起，你知道他了不起，没有人不知道他了不起；这早不是新闻了，多说什么呢？现在我给你打电话是任务在身，要你去试个镜头有兴趣没有？我得给人家回话呀。”

“好嘛。”池耶云笑着：“你着急什么呢？我当然有兴趣，你

……你说他要我担任个什么角色呢？”

“好像女配角，或者……”

“女配角？！”

“女配角太好啦，难道你要当个女主角不成？女主角哪里那么容易让你当？你虽然长得美，但是你没有经验，单靠一张脸蛋儿哪行呀？”

“是的，我没有经验。我担心……我……我怕我会紧张死了哩。”池耶云觉得她的掌心冒汗了。

“那你怎么决定，不至于因为紧张而不想来吧？”

“我……我……我想想看。”

“来就来，不来就不来，别拖拖拉拉的，人家没时间让你拖拉，你不来马上就有别人来。这是每个女孩子都梦寐以求的好机会，盼望抓住这个机会的人多着哩。”

“如果我可以去，什么时候去呢？”

“明天，明天早上九点钟我用机车来载你。”

“我……”

“你怎样？快点儿打定主意，给你半个钟头，半个钟头后我再挂电话给你听你的答复。”

“你……十点钟左右挂电话来，好吗？”

“十点左右？为什么要等到那个时候呢？”

“我姊夫姊姊晚上有个应酬，刚刚离开家，我得等他们回来和他们商量过才可以呀。”

“老天爷，你人都二十岁了，又不是一个小孩子，什么事要姊夫姊姊管呀，他们又不是你的父母！”

“你知道什么，我姊夫姊姊爱我和我妹妹，我这姊姊照顾我们就像我们的母亲，……”

那边吕为峰打断池耶云的话：

“听不听我未卜先知的一句铁口预言？你呀，如果自己没主意，和他们一商量，休想他们会答应。信不信由你，池耶云，你还是干脆让我回绝老常，让他另请高明吧。”

池耶云着急地：

“你别恶作剧，我的姊夫姊姊脑子见解一向开明，……”

吕为峰又打断她：

“不是他们开不开明的问题，是他们心私不私的问题。像你，一朵玫瑰花——这是常宁凡说的话，不是我杜撰的——一般的小姨子放在家里，你姊夫早晚认为你这朵花是他的。他会让你移植到常宁凡那个大情人身边去？如果你认为他没那个心，那么他一定……”

池耶云恼怒得牙一咬，大声地吆喝道：

“吕为峰你狗嘴里长不出象牙，你……你好混蛋，你……小人心度君子腹，……你……你……”

吕为峰哈哈地：

“好了，好了，池野猫，别骂人啦，我十点钟给你打电话，让你自己判定你那伟大的姊夫是鲁男子、柳下惠不是呀！”

九点钟还没到的时候，古恒强和池意云回到家里，不待二人回卧房洗手脸，换衣服，池耶云便把姊夫姊姊拦到客厅来。

那边池尚云关了房间里的电视机赶了出来。这是一件比天还大的重要的事，常宁凡居然要我们的池耶云去当他们的女主角……或者就是女配角什么的吧。比天还大的事情啊！想那常宁凡是什么等色的人物！老天，他身边的男主角和女主角，老天，他……他们都太可爱啦，他……他们……如果池耶云去了，那我就也有机会到他们那儿——不知道那会是一个什么样儿的皇宫仙殿的地方啊——去走走，那该多好玩儿，我会让同学们羡慕死、嫉妒死。那……那些我们班上自诩书念

得好、爸妈神气、有钱，自以为了不起的臭丫头们，让她们统统放马过来和我比比看，看谁嘴里说出来的故事好听呀！

池耶云虽然一向一心的明星梦，但对能够在常宁凡执导的片子中挤上一个角色，不敢说梦寐以求，却是不敢有那等豪华和奢侈的梦。吕为峰的电话来得突然，又令人意料不到，仿佛大把财宝蓦地自天而降，她想伸手接捧，却不由心身俱颤。吕为峰居然说了古恒强想把她“这朵玫瑰”占留在他自己的庭院中的话。姓吕的那个人真是信口雌黄，胡言乱道！尽管池耶云是那么样的相信自己的判断力，这时坐在大姊身旁，一手抓着她的手，眼睛看着姊夫，一向觉得他眼镜片后的目光充满的是父兄般的慈爱，这时却觉得那当中的确有些奇奇怪怪的东西。她垂下眼皮，吞咽了两三口口水，把吕为峰所说前半段的话说了出来。

“什么?!”古恒强大叫一声：“常宁凡那家伙要你去当他的什么小配角?!”

“不是什么小配角，姊夫。”池尚云连忙说：“他是说目前二姊没经验，先当一个最大的配角什么的，以后慢慢升，就像我现在高中二年级，下学期……”

古恒强右手一挥阻止池尚云的话：

“不可以，耶云，千万不可以，你不能去做那种事儿，那……那是……我……我说你目前应该好好儿的念书，你……”

“姊夫，你的话没什么道理呀。”池尚云又连忙说：“人家二姊今年二十岁，当个大明星年龄恰恰好。过了二十岁，人家就会嫌她太老了吧。”

古恒强皱着眉，十分不耐的神情瞪了池尚云一眼：

“尚云不要再多话了，你什么也不懂，你知道吗?”

池尚云脸孔红红的，边向池耶云使个眼色，心里的意思

是：你懂吗，二姊，吕为峰的话一点儿也没错，姊夫要把你留着当他的老婆啊！

“姊夫。”池耶云语调涩涩地开口：“我……我一向喜欢演戏……，”

“喜欢演戏？！演戏有什么前途？你应该好好的念书才是道理，尤其是当一个电影明星，……”

池耶云也打断古恒强的话：

“姊夫，电影是一项崇高的艺术，一个国家的文化水准如何，要看……”

“少唱高调，少唱高调。”古恒强大声地：“唱高调我也会，我懂的比你更多。唱起来只有比你更好听，……”

“老实告诉你，姊夫，我不爱念书，……”

“什么？你居然敢说不爱念书？！”

“姊夫你今天太凶啦。”

“是呀，姊夫。”又是池尚云：“你以为你给我们饭吃、房子住，就可以对我们凶吗？”

池意云开口了：

“恒强，这件事你不能这样武断，你得多听耶云自己的意见。”

“耶云自己的意见？她的意见哪里正确？她还以为演电影有多好玩儿，……”

“不，耶云的心意我了解，她并不因为那是好玩儿的事情所以想做，……”

“不因为那是好玩儿的？那么是为了什么？因为常宁凡那家伙太迷人？”

“嘎？！恒强，你怎么可以这样说话呢？”

“你们三姊妹天真又幼稚，你们都以为老常那家伙天神下